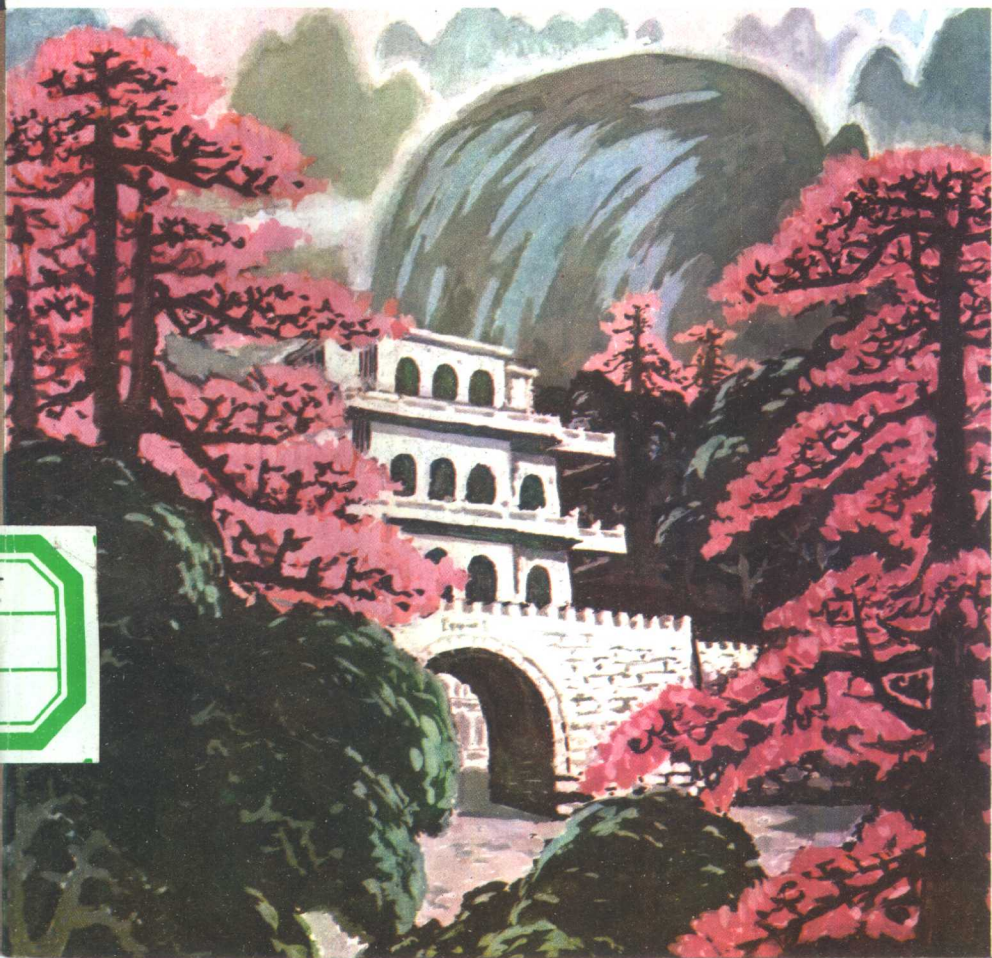


# 霹雳镇南

中篇小说辑

漓江文学丛书



2 039 4303 7

# 霹雳镇南

## 中篇小说辑



漓江出版社



2 039 4303 7

# 霹雳镇南

中篇小说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1.625印张 插页2 283千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300册

书号: 10256·89 定价: 1.20元

## 目 录

### 霹雳镇南…………… 瑛 璘 ( 1 )

这个“霹雳”在中国镇南关前炸响，其威力竟使万里之外的法国茹费里内阁一夜之间倒了台。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年逾古稀的清朝老将冯子材，难道真如侵华法军所说的那样，是“神”吗？作品多少会给您提供一些答案。

### 龙争虎斗…………… 凌 崇 征 ( 129 )

火山将要爆发之际，地面虽仍平静，但地下沸腾的岩浆为寻找喷口却在激烈地冲撞。本篇描写金田起义前夕，“拜上帝会”首领们与官府、土豪进行的，正是这样一场既扑朔迷离、又惊心动魄的“地火运行之争”。

### 天国之翼…………… 聂 震 宁 ( 207 )

翼王石达开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亦无法阻止太平天国亲痛仇快的内讧——“天京事变”。而后，更被迫出走，成了悲剧性的末路英雄。掩卷之余，得到的感受何止仅仅是惋惜！

### 赤焰青锋…………… 王 云 高 ( 299 )

北宋的一位地方官苏辙为什么在死后被民众立为邕州“城隍”？读完这篇悲壮的故事，相信您对前人的这种“民意”也会颌首赞成。

霹雳镇南

璘 璩



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九（公元1885年2月23日）下午，雄踞于广西凭祥与越南交界处的我国南疆第一险关——镇南关，正面临自汉朝建关以来的一次最大的耻辱：法国驻印度支那远征军第二旅团将要在这里举行“入关式”。

那日春寒料峭，冷雨霏霏，镇南关东西两翼高峻连绵的山峰上团团浊雾浓云，仿佛被灰蒙蒙、沉甸甸的天幕压迫得凝固起来了，尽管砭骨的北风不停地吹，但它们却一动也不动，——这使本来就显得肃杀的环境更添上了几分悲凉的色彩。

往日里龙旗飘扬、刀枪明亮的关楼，如今是空空如也，再也找不到半个中国守军的影子，只有在地上扔得乱七八糟的一些号衣、草鞋、刀枪、弹药等物，说明它们的主人在撤离时是何等的惊恐与苍惶；而关楼建筑的完好无损，使人不得不承认这个可悲的事实：法军占领这座著名的险关，并未费去一枪一弹！

关前方圆十数里的盆地中，拥挤着三千多硝烟满面、尘迹遍身的法军士兵和军官。尽管经历了大半天激烈的攻坚战和随后几公里的武装奔袭，但白兰地酒和罐头牛肉很快为其解除了疲劳和困倦。此刻，在壮得如同一头狗熊似的值星团长寿非少校的指挥下，他们正神气活现地整装列队，为“入关式”认真作准备呢。

旅团司令官尼格里将军的注意力似乎并不放在这上面，他骑着自己那匹毛色雪白的阿拉伯纯种骏马，象患了梦游症般慢慢地踱到附近一个小土坡上，久久地凝望着南边越南境内那座还在冒着浓烟的、离镇南关只有四公里半的文渊州城，尖削多皱的脸上现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

尼格里有五十来岁的年纪，身材修长，举止庄重，如果脱掉军装换上常礼服，人们准会把他看作一位文质彬彬的外科医生，——

至少他的副手爱尔明加中校是这么认为的。中校毕业于军事学院，是个魁武英俊、血气方刚、在东方战场初露头角的青年军官，他对于这位外表过于文雅的上司，虽总有点看不惯却很少轻率地表示过不敬，这不仅因为将军比他年长二十岁，主要是将军那长达三十余年的海外军旅生涯——用中校自己的话来讲，“简直就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惊险小说”——使这位青年冒险家倾心折服。

爱尔明加骑着一匹火炭般毛色的赤红马，以操典上“相隔一个马身”的规定距离，静静地伫立在将军附近，他的大脑也并没有闲着。



将军在想些什么呢？文渊的战斗，早在一个钟头之前就结束了。当然，这一仗，尽管占有开花大炮和来复快枪的优势，但法军还是以伤亡近二百人的代价，才攻下那座小小的州城。原以为，来到据说是由广西巡抚潘鼎新亲率淮军精锐扼守的镇南关，会遇到一场更为艰难的恶战，殊不料这位清朝军队的司令官却戏剧性地给

法军留下一座不设防的边关。从惯于在血与火之中建立功勋的军人眼光来看，虽然不免有点遗憾，但无论如何，法军是同样摘到了胜利之果。在这场中法战争中，如果说，去年8月23日孤拔海军上将以全歼福建海军和彻底摧毁清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马尾船厂的战绩，从而成为在海路上打破中国门户的第一位法国将军的话，那么，现在尼格里在陆路不是也应当获得同样的声誉吗？在这即将以“入关式”庆祝法兰西军队赫赫战功的光荣时刻，还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值得尼格里如此苦苦思索呢？

不过这些想法，爱尔明加没有讲出来。中校深知：将军最讨厌的，莫过于别人不知趣地干扰他的思考了。

“中校，”尼格里突然打破了沉默，他转过脸，用隐藏在金丝夹鼻眼镜后面、犹如两泓深不可测的湖水那样的蓝眼珠盯着爱尔明加问：“此时此刻，你在想些什么呢？”

“将军阁下，我……”爱尔明加料不到将军会先向他发问，赶忙收住遐想，不自然地笑了笑，“嘿嘿，呃……我想，‘入关式’的准备工作大概已做得差不多了吧。”

“一个指挥官，”尼格里脱下那副做工考究的摩洛哥山羊皮手套，用瘦长的手指头捻着微微上翘的唇髭尖儿说，“如果把珍贵的脑汁花在已经到手的胜利上面，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如此明显的奚落，使爱尔明加满脸涨红，忍不住冲口反问：“那么，将军阁下更为珍贵的脑汁，此刻又用在哪个更为精深玄妙的问题上呢？”

“我在想——”尼格里扬起下巴，眯缝着眼睛慢吞吞地说，“到底谁是东方民族最好的教师？”

愿天主惩罚这刁钻古怪的老头子！爱尔明加心里暗暗咒骂，但嘴上不得不应付地说：“我觉得，教会派到东方许多出类拔萃的神甫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和成果回答了这个问题。”

“哈哈，真不愧是个聪明的年轻人！”尼格里纵声大笑了

一阵，说道：“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亲爱的中校，你对中国军队的司令官潘鼎新感兴趣吗？”

“很遗憾，这位巡抚大人至今尚未正式跟我们交过锋。”

“问题的全部奥妙就在这里。你看，不久前，我们在车里、谷松分别摧毁了楚军王德榜、桂军苏元春的防线，潘便让谅山重镇空空荡荡地跟我们打交道；今天，我们在文渊击溃了杨玉科的广武军，潘又让我们——借用中国的讲法——‘兵不刃血’地在这里举行‘入关式’的盛典。通情达理到了如此地步，使我都有点感到不好意思了。试问，潘这位不信天主的异教徒的这些优良表现，难道是你那些‘出类拔萃的神甫’所能教育出来的吗？”

乖乖！兜了这么一个大圈子，爱尔明加才总算有点明白了：“当然，对于野蛮下贱的东方民族，最好的教师莫过于军舰和大炮。”

“中校，不必用这种不以为然的目光盯着我。”尼格里取下夹鼻眼镜，哈上一口气，用手绢轻轻地拭擦着镜片继续说，“为什么作为司令官的我，要特别对你重复这个人人皆知的简单道理呢？因为，我们将在中国的本土上和中国军队作战。这样一来，兵力和后勤供应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军的短处。倘若战争处于旷日持久的状态，——天主保佑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我们将是无可挽救的灾难。所以，今后的战斗，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力量，攻其一点，务求速胜、必胜。”说到这里，尼格里的脸上现出舒展的笑容，“不知你听说过没有，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杀鸡给猴子看’。幸运的是，中国的官员，大多具备这种‘猴子性格’，潘鼎新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只要杀掉一只‘鸡’，便能使一大群‘猴子’魂飞魄散。将军阁下，我打心眼里钦佩您的英明战略！”爱尔明加还想多说几句恭维话，但却被匆匆跑来的值星团长打断了。

“将军阁下，”寿非少校立正、敬礼，气喘吁吁地报告，

“部队已准备就绪，等候您的命令。”

尼格里不慌不忙地戴着手套，用一种近乎漫不经心的语调问爱尔明加：“中校，你不觉得，少校的准备工作，还欠缺点什么吗？”

寿非一听，两眼顿时象死鱼般失去了光泽，大张着长满红胡须的嘴巴，中了定身法似地愣住了。

爱尔明加连忙放眼望去，只见各部队士气高昂，排列整齐，仪仗威武，刀枪明亮，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破绽之处，只好又一次涨红着脸，嗫嗫嚅嚅地说：“请阁下指教。”

“没有中国人在关门口列队欢迎，我们那‘入关式’的气氛不是显得太过冷落了吗？”尼格里戴好夹鼻眼镜，又眯缝起深不可测的眼睛。

真见鬼！关上倘若还有中国人，我们能象逛香榭丽榭大道那样轻轻松松地占领镇南关吗？愿撒旦将这怪老头收了去！爱尔明加心里忍不住又咒骂起来。

“年轻人为什么比老头子还要健忘呢？”尼格里没有睁开眼，但嘴角掠过了一丝嘲讽的笑意。“文渊之战，俘虏中国士兵四十七人，——这不是你们向我报告的吗？”

“将军请看，”寿非立即来了个原地向后转，指着长长的队伍的中段报告说，“中国俘虏全都押在那儿呢。”

“什么，要让这些被捆成一串的俘虏列队欢迎我们入关？”爱尔明加不由得惊呼起来。“真他妈的异想天开！”——不过这一句话他没敢说出口。

寿非困惑地搓着手，迟疑地问：“那么，就、就得给他们松绑罗？”

“少校，”尼格里皱着眉头挥了挥手说，“值星团长不应该提出这种愚蠢的问题！”

“中国人是绝对不会愿意欢迎我们的。”寿非嘟嘟囔囔地

说。

“不愿意欢迎我们？”爱尔明加觉得这回摸准了将军的意思，便板着脸对寿非说，“那就让来复枪灼热的弹丸去‘教育’他们。”

“不不不，枪杀俘虏是违反国际公法的。”尼格里连连摇头。

爱尔明加既不以为然，又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寿非翻着白眼吹了一声口哨。

对于下级这种无礼的举动，尼格里并不生气，他喜欢让人家摸不透自己的想法，最后，才象施舍似地将自己的想法亲口告诉人家。这个过程，对于尼格里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他就这样享受了好一会儿，才堆起一副甜蜜蜜的笑容，慢声细气地说：“年轻人，你们应该以仁慈的天主的名义，去劝告那些愚昧无知的异教徒：希望他们不要拒绝和战无不胜的法兰西军队合作，更不要迫使我们不得不学习中国那种杀人祭旗的野蛮习俗。”

爱尔明加一听，差点笑出声来：这条集虚伪和狡猾于一身的老狐狸！

看见寿非这头蠢熊还在不知所以地傻愣着，爱尔明加用马鞭敲了一下他的军帽，喊道：“喂，少校，你是木头人吗？还不快随我来！”说完，策马向押着中国俘虏的地方奔去。

四十七个被拉出队列押向关口的清军俘虏，当然意识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幕血腥的惨剧，但他们想不到，这幕惨剧，竟用如此卑鄙、恶毒、残忍的手法进行导演，而且“观众”除了在场的法国鬼之外，还有由于他们的断后掩护才得以从文渊撤出的广武军弟兄，其中甚至包括统领大人——提督杨玉科。

此刻，在镇南关西侧的金鸡岭上，头部和胸部负重伤的杨玉科正从昏迷中悠悠醒来。

自挂花后，杨玉科一直失去了知觉，他那溃不成军的部队如何撤退，将士们如何把他抬到这高山密林之中，他全然不知，以至在恢复知觉最初阶段，差点把眼前云雾缭绕的山林小径，认作了黄泉下通向酆都城的冥路。

死，对杨玉科并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大丈夫既以身许国，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沙场血战，马革裹尸而还，自古以来就是军人的本份。他自问上对得起大清皇帝，下不负华夏黎民。然而，杜工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那两句诗，不知怎地蓦然闯进脑中，使他已经平静的心境顿时掀起阵阵波涛，感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和惆怅。

战败了！

是他杨玉科不敢打仗，不会用兵么？愿苍天明鉴吧！

五个营不足三千人的广武军迎战一个旅团六千多人的法军，在人数上已明显处于劣势，何况法军还拥有先进的来复快枪和开花大炮呢。唯一可恃的险要，又因越南的文渊知州临战投敌而使广武军阵地的兵力部署、火力分布尽为法军所知，“险”也就不成其为险了。所以，尽管广武军上下一心，同仇敌忾，与法军自凌晨鏖战至中午寸步未退，但毕竟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实在难以坚持。起初，杨玉科并不绝望，因为潘鼎新那十营装备精良的淮军，就驻扎在离文渊不足十里的镇南关，而且，在命令他守文渊城时，这位督办广西军务的巡抚大人就当面说过：“若有战事，本督办著即率部来援。”但等来盼去，哪里见半个援军的影子！派去镇南关告急求援的数起流星报马，驰回时都只带着潘抚台同样的一句话：“请杨大人务必再坚守些时，援军随后就到。”唉，如果有五个营，不，哪怕有一两个营的援军，也不会使杨玉科败得这么惨啊！战况是越来越险恶，子弹眼看就要打光了，那几门倚为长城的德国克虏伯大炮，却因为从洋商那里买来的炮弹打不响而成了废铁。血肉之躯，怎抗得钢枪铁炮？只见枪

声响处，血雨飘洒；炮弹炸起，骨肉横飞！尽管勇猛如虎的副将宁裕明挥舞双刀，领着敢死队左冲右突，但仍然挡不住潮水般涌进阵地的法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最后一批报马回来了，传达潘抚台的答复却是：“已命冯军门子材率萃军\*火速赴援。”天哪，萃军远在百里之外，他们赶得到时，怕只能收捡杨玉科的尸骨了！可恨之处不仅于此，因为报马还说，淮军上上下下都在收拾行装，看样子潘抚台要弃关逃走呢。

杨玉科愤怒得脑袋都麻木了；潘鼎新，奸臣贼子！你是在谋杀这些浴血奋战的将士，在断送中华大好河山啊！

广武军是绝对坚持不到萃军来临的，目下，人马已经伤亡大半，弹尽援绝，只有杀身成仁这条路了。

杨玉科仗剑跪下，望北叩了三个头，随即飞身上马，踏倒两个企图拦住马头的卫士，向战事最激烈的阵地冲去。

然而，没冲多远，一发炮弹将他连人带骑炸翻在地……

死了？就这样死了，杨玉科定要到阎罗大王面前鸣冤喊屈啊！

真的死了吗？又不大象，为什么耳边仍隐隐约约传来熟悉的人声，眼里朦朦胧胧闯进熟悉的身影呢？他使劲地眨了眨眼，这才看清自己正躺在山林中的一棵大树下，广武军那面布满弹痕烟迹的军旗，不成体统地做了为他遮风挡雨、保暖避寒的被子。周围站着、坐着、躺着的全是广武军的弟兄。他的爱将宁裕明正一瘸一拐地巡视，抚慰那些因忍不住疼痛而低声呻吟的伤号。

杨玉科挣扎着想要坐起来，但身子刚抬起一点点，一阵钻心的剧痛使他又重重地跌下，不由得“哎哟”了一声。

“统领大人醒过来了！”也不知是哪个眼尖，首先叫了出来。这一下，站得起来的将士都纷纷地向杨玉科围拢上来。

---

\* 冯子材字萃亭，因而其统率之军称萃军。

“这，这是什么地方？”杨玉科大口地喘着气，问扶他坐起的宁裕明。

“金鸡岭。”

“金鸡岭！那——镇南关……”

“已被法国鬼……”

“我军尚有多少将士？”

“在此处的，连挂花者怕已不足三百。”

“唉！”杨玉科长叹一声，只觉得五内俱焚：三千官兵，十已去九，还有什么力量再同法国鬼厮杀？

正说话间，忽见在山口瞭望的哨兵匆匆跑来，神情紧张地报告：“统领大人，副将大人，不，不好了……”

“法国鬼发现我们了？”宁裕明立即拔出腰间的六响手枪。

“不不，只是……法国鬼把我们那几十个被俘的弟兄押往关口，不知要搞什么名堂？”

“押往关口？”杨玉科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劲，猛然站立起来，说：“快扶我去看看！”

“大人伤重，不宜走动。”宁裕明连忙说，“待末将前去就是了。”

“取我的千里镜\*来！”杨玉科不顾劝阻，坚持要去。他那失血的脸上泛起异样的红晕，两眼炯炯发亮，见众人依然不动，便吼了起来：“怎么，我还未死，说话就无人听了？你们难道忘了军令如山，违令者斩吗？”

众人拗不过他，只得从命。

借助千里镜，杨玉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镇南关前这幕刚刚开场的惨剧：

两个法国军官——一个骑白马，一个骑红马——指挥他们的

---

\* 即望远镜。

士兵把几十个被反绑着双手的广武军俘虏在关门两侧站成八字形的两排，骑红马的军官在俘虏面前走了一圈，舞着手讲了一番话，随后又由一个通事\* 模样的越南人进行翻译。通事讲什么，远在山上的杨玉科等人自然听不到，但从手势上看，大概是要这些俘虏对法军表示欢迎。俘虏们没有一个人开口，俨然成了一尊尊石像。两个军官商量了一会，骑红马的一挥手，几个如狼似虎的法国兵将一个俘虏拉出队列，通事又向他问话。被拉出队列的那个俘虏面对几把寒光闪闪的刺刀，毫无惧色地破口大骂。骂什么，杨玉科等人同样也是听不到，但从通事翻译时那种畏畏崽崽的情形，可以肯定骂得大义凛然、淋漓痛快。这时，只见骑白马的法国军官摇摇头，右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骑红马的随即吼了一声，那几个法国士兵便把手中的刺刀同时捅进这个俘虏的胸膛，然后又一齐用力把这具鲜血淋淋的尸体挑向空中。

看到这里，杨玉科只觉得浑身烧灼，气堵咽喉，登时大叫一声，口喷鲜血，昏厥过去。宁裕明等人连忙七手八脚把他抬回大树下。

杨玉科第二次醒来，已经不能讲话，他脸色惨白，呼吸急促，脉息微弱，眼神渐散，嘴角不停地向外流着鲜血，把胸前的衣服染得殷红一片。宁裕明想为他擦去血迹，他摇头拒绝，只用目光示意把军旗在他面前展开，然后，用颤颤抖抖的指头蘸着自己嘴角的鲜血，在旗上写出“潘鼎新误国”五个大字，写完，长叹一声，气绝身亡。

众将士痛不欲生，但又不敢放声大哭，只得跪倒在地，各自呜咽。

镇南关前，四十七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让法军真正看到了中

---

\* 即翻译。

国人的铮铮铁骨。刽子手们被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浩然正气所镇慑，一时间竟感到自己牛高马大的身躯矮了半截。

“将军阁下，”值星团长的职责使寿非首先打破了难堪的沉默。“我们的‘入关式’是否可以开始了？”

尼格里正要开口，却见旅团情报官弗兰克上尉前来报告：“我们从清军兵营中缴获的文件得知，潘鼎新在撤退前曾命令冯子材的萃军火速救援文渊。”

“萃军不是在此地东面百里之外吗？”尼格里有点惊讶。

“那就只能成为一发毫无用处的‘马后炮’了。”爱尔明加哂笑着说。

“啊！”尼格里不由得感叹起来，“我要为潘鼎新作最虔诚的祷告，求天主保佑这位可爱的巡抚大人官运亨通，长命百岁！”

几个军官哈哈大笑。

“不过，”尼格里随即又沉思着说，“尽管救援文渊已经毫无意义，但萃军的到来，将会给我们增添麻烦。我听越南人讲过，冯子材虽然年迈，但作战经验相当丰富。过去，在广西提督任上曾应越南国王之请，三次出关剿匪，所向披靡，功勋卓著，绝非潘鼎新之流可比啊。”

“将军，”爱尔明加不以为然地说，“请允许我率领本部人马，在来路打一场伏击战，将那个老家伙带来给大家见识见识。”

“亲爱的中校，你真不愧是军事学院的高材生，总能够把我的想法揣摸得这样准确。”

“那么，我可以出发了吗？”

“我很欣赏你的热情，不过目下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入关式’。”

“怎么？！”爱尔明加又被弄糊涂了。